

豊府聞書

六

内閣文庫		
五五函	二九三八一	和
一七架	七冊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9381
冊數	7( 6)
函號	155 232

丙一〇七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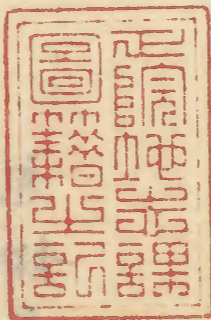
共七



151  
100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六

内一〇七七七號



第二十八世

日根野織部正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吉明

泉州日根野郡源永盛二十八世備中守治部卿法  
師藤原弘就之息男信州諏訪之城主日根野織部

正從五位下藤原高吉之長男也童名市良生天正  
十四歲丙戌本姓源氏也然永盛四代基遠因勅命  
改藤原至市良二十七代藤原氏

慶長五庚子年 大權現御征討奥州會津時高吉  
頓死于領地信州諏訪之城因焉市良十五歲而繼  
父高吉之遺迹供奉 大權現於下野国宇津宮拜  
謁 台德院殿  
慶長六年丑年拜謁 大權現  
同七年 大權現於下野壬生城賜領地一万石於  
日根野市良於是市良叙從五位下任織部正名吉  
明  
元和元乙卯年夏五月吉明於大坂石山軍城有軍

功首貞從元和三年至寬永九年 台德院殿

大猷院殿詣御日光山還御屢渡御于壬生日根野

織部正之館

寬永十癸酉年 大猷院殿使織部正吉明為鐵炮

大將

寬永十一甲戌年秋七月 大猷院殿御上京因之

吉明精調軍糧以供奉京都然 大猷院殿尋常感

喜吉明之武功故同七月下旬倍前地於豊後大分

郡内賜領地貳万石荷揚城令守宰相忠直曰是吉

明成諸士軍粧同潤七月朔日癸大坂輕  
豐府同十一日午時着豐府沖濱即改士  
府之北門假館小物座野桐氏之家同  
時城代中川内膳正馳使者於織部正附荷  
是中川氏日根野氏互正軍礼内膳正越城府東門  
還竹田困城吉明九四十七經城之北門入于本墨監諸  
事遇兩監使又謁宰相忠直即使家臣川村氏司津  
守事忠直及監使居之故諸州使人屢来于府内或  
武府豐府通書速皆如前主重興之代於是吉明使

家老飯田九門中村内匠助河合藤右衛門等行政  
事又吉明謂家臣曰夫軍墨不固于戈不備田野不  
多財寶不聚是非國之禍上無好礼下无好義是國  
之禍災也家老大感之

寬永十二年秋七月二十五日大風頻至因之府城  
之南百合若大臣塚巨松枕于時民人白之府城故  
城主到于彼地監其枕松入蔣崎對丹山和尚問大  
臣故事御答曰国民傳說昔此豐後主号百合若大  
臣異于世人強力殺群而引鐵弓射鐵矢即住居豐

後府城行國政有長臣兄弟云太良次郎府城之西  
三里居城于別府故俗呼云別府太良次良然其比  
蒙古人將攻入日本故帝聞此事甚驚群臣皆議之  
即使於百合若大臣征蒙古人于時大臣奉勅命率  
別府等軍士泛艫艘於蛇烏隅奔蛇嶮之國將入于  
漢潮時蒙古恐怖百合若之勇威皆悉北去矣得海  
內漸平穩曰大臣將歸豐後逆風而寄玩前洋中玄  
海或云源海鳴大臣勞往日心身故到嶋始而安寢矣大  
臣尋常快眠則連三日不醒覺別府兄弟曾知之

今幸厥安寢于其近臣及諸兵策之奪其弓矢戎衣  
白刃等便措大臣於嶋中密解纜而回意謂無人嶋  
中不久活即煩凡而急赴于豐後府城于時百合若  
醒眠起觀其地無士卒又無舩獨屹然而或馳走于  
縱橫或介入於群松絕人倫成涪鯉輟鮒之思是時  
大臣以為我住于此寫于為狐狼之友不如死忽將  
溺死于海中時亦大臣凌而想傳聞中革之越王者  
土獄而啜寇主之石淋免禁獄保命再雪會替之耻  
故予亦忍今之愁存命待旅舶之便再雪玄海之耻

朝者拾海苔以繼身命夕者據山巖穴攔霜露俟古  
鄉之風而已然別府歸豐城言大臣既戰死征蒙古  
之功獨在吾耳因恣押領豐後大臣之妃大驚悲嘆  
之餘与侍女等疑大臣之戰死女身而不能奈何之  
一日放所貯之隼鷹及渚鳥大臣主愛之鷹云翠丸  
放之不敢去却似有玃望皆謂乏食一婢則搏飯擲  
矣翠丸有喜色銜之飛騰而赴西州遂到去海嶋置  
搏飯於大臣之前依傍而伏大臣知是翠丸歡喜無  
比翅旋向鷹言搏飯婦所作子豈一口之飯續我命

耶何無寄復續矣迺較破指頭血書一歌於木葉以  
附鷹啣之飛去經回豐城妃讀血書之歌而悅大臣  
猶存于世且知其地無筆墨故紙墨筆硯茲簡續東  
之繫着鷹之首鷹亦雖飲飛去而山杳海廣羽翮  
自然勞遂溺死于海中隨浪流到于玄海嶋時大臣  
視鷹死大悲之見其硯墨等重草惜女人之少智玃  
然別府太良在于豐府城驕奢甚或以花鳥使屢通  
大臣之妃雖然妃弃其艷書不敢從焉別府太良大  
怒使家臣忠太密謀沉殺大臣之妃於萬能池其池

蔣多故又云蔣池也于時忠太受別府之命以妃之事謀外舅門翁翁潛以愛子萬壽姬沉其池更妃之命潛隱妃於民屋然大臣經三暑於玄海嶋遭臺岐釣舩放風來駕之絕悔以回豐後然顏貌惟枯而妃或士卒舊氏等大忌之而後漸知其百合若大臣皆悉歸伏於是大臣速促大軍誅別府兄弟平其殘黨安撫國民使忠太等忠臣旁其大功賜多郡庄以謝之便盈蔣池即烏万壽姬之建伽藍因號蔣山萬壽寺又為鷹翠丸府城一千餘步建社祭之酬恩又鷹

社俗云御鷹宮是也

百合若大臣染於豐府已有歲而後老衰而薨於府城時家臣等調喪禮之事即葬是小山俗呼云大臣塚

古老傳曰有雙鷹恒守其御鷹社古今兄增城別府兄弟其二塚相並而在于兩所一者在大臣塚之西二百餘步一者別府之北一里蓋擬坐左而身首異處乎于時城主吉明聞其故事大感之歸于城府又吉明屢入于家臣弟宅以教遊又召京師之猿



樂使府內四民觀其披曲至是時府中繁華不可得  
言

寬永十二年秋八月下旬城主吉明昏議長臣飯田  
左門中村內匠助河合藤右衛門植野太兵衛等曰  
氏者藤原已蓋春日大明神者藤家之宗廟之神也  
是故吾不可不敬幸哉于城西有春日宮是望和鄉  
之宗廟也我聞彼宮之舊傳上古國主寄居于之庄  
田九月十九日二月初申等祭祀不違時然罹天正  
之兵亂以來無修大祭之太守故宮師神宮氏人等

惜廢祀九月十九日使神人奏神樂獻造酒以又六  
月晦日八乙女出于海邊修大枝此兩祭而已今在  
之所然吾想為天下安泰国土豐饒欲再真祭祀諸  
臣應焉曰吉明命于家臣使望和鄉十六村所謂勢  
家馱原府內望和松末千手堂同慈寺律院六坊太  
平寺推迫志手大山白木田浦內成寺黎民調春日  
宮祭祀之事同九月召宮師神宮寺高榮示之宮師  
大喜歸于寺

寬永十二年秋九月十九日織部正到春日于松原

入於假館于時宮師高采使神職等擇其行粧宮師  
乘輿八乙女神人騎馬而供奉神輿致而安于海濱  
捧幣帛祀中天長地久同日還御吉明大歡又使宮師  
於神宮寺中每月祭春日宮上

寬永十二年冬十月賀來庄田原山之宮師大宮司  
等往于府城白織部正言多宝塔廢壞而已來既星  
霜一百有餘歲然今神殿奉納之黃金有之用此金  
請為再造多宝塔織部正聞之曰日城山岳之絕勝  
者大幸依神社佛閣真起而顯世矣都鄙皆然正神

殿之左脇令造立多宝塔則突兀聳青穹本社威光  
大倍之曰城主喜應其請即命家臣求材木於葦夷  
使工師及巧匠等造九層塔中

寬永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前宰相源朝臣忠直之息  
松平松千代對日根野織部正吉明言今府之南山  
祇園宮是迹于我宮故晨昏敬之是故予今与貴方  
交力欲為再建神殿于時吉明曾有祇園造宮之意  
故甚喜從焉於是松千代使諸士遣黃金於府城授  
吉明于時吉明使家臣再營祇園宮中

寬永十三乙未年春三月其功成即松千代及織部  
正命稅所日野氏成還宮於祇園須佐男尊  
寬永十三年三月成由原多宝塔

當州國東郡六鄉山僧來于府內吉明對其僧曰國  
東六鄉山之開祖仁聞菩薩之事吾未請聞之曰今  
問之僧答曰予傳聞謂仁聞者大唐之高祖弟四世  
云中宗時有姬其姬七歲而生男子父王大驚問之  
姬曰夢夜來異人交卧于我忽覺夢無人唯朝日照  
我耳余來滿三十八箇今如是父王奇之曰日輪照

汝生之是即日本天神所為也曰之其兒三歲春附  
母兒於輪放之父王誓曰汝者正非人倫是日域之  
天神也可依流到地必住之依之其如漂々浮滄隕  
是亦本朝天神所為乎正不興風伯之虛說誠無有  
馮夷之邪崇聿流來杖耒之渤澥直歷遠西海之陽  
道文武天皇二年秋着豐後州國東郡高田濱然厥  
兒眼黃而有光性具自然智故不習而諳法華之密  
意不學而解諸經之深奧又自名仁聞菩薩養老二  
年春仁聞稱此六鄉山曰此山者出世三世諸佛之

灵場也是故予速開此山於是菩薩準法華二十八  
品開發二十八谷象法華文字負彫刻六万九千三  
百八十四之佛像真一百六十餘院灵窟安其佛像  
此山蟠根六鄉故名六鄉山至是仁聞修行金胎兩  
部秘法專祀宝祐長久普守国家安康所然養老四  
年新羅之国王使大軍攻日本于時仁聞奉勅命于  
法蓮和尚花金和尚覺滿和尚勤力行三密偷伽之  
法秘法授丹誠禱衆怨悉退散妙哉奇哉使蒙古人  
皆悉逃於舊国得天下平穩其五人行法之座席巖

窟至今明白也仁聞菩薩之舊窟石塔在千燈寺然  
前歲菩薩古墳之鉅木枯槁曰之千燈寺僧掘出其  
枯木根其下以小石堅地一尋半計時寺僧寄之欵  
堀出其小石有銅之筒三其筒各蓋銅之宝珠又壺  
十五圍繞其銅三筒其十五壺各空而充土砂於是  
僧徒誦經而恭起于宝珠謹拜見玉筒中仁聞菩薩  
遺骨既而現在誠惟仁聞大士示寂之灵場正是实  
證也此仁聞者八幡灵神之再生也仁聞在世之間  
法華經文字負作諸佛木像故其佛像今豐後豐前

多<sub>レ</sub>之俗呼云八幡作是也仁聞在世時來當州大分  
郡于笠和郷作觀音木像求清地宮一字名石城寺  
安之使<sub>レ</sub>万民信其觀音大士又仁聞加持其石城寺  
堂宇青岩其水忽涌出余來其水雖大旱大雨<sub>レ</sub>增  
減其寺今内成邑石城寺是也府主織部正聞之感  
焉又稱其僧賜金銀于僧僧歸于舊里  
寬永十三年夏六月織部正誡長臣飯田左門中村  
内近助河合藤右衛門等曰予聽由原賀來之宮舊  
記上古者勅宮而國々寄若于神領五月五日御田

植直礼六月晦日御祓除會八月十四日放生會等  
成御幸於御殿原大祭之統<sub>テ</sub>年中之祭祀七十餘度  
精修之<sub>レ</sub>然文祿二年夏国主大友義統於朝鮮軍  
場<sub>ニ</sub>罹<sub>レ</sub>小西摸津守行長之讒言避累世之豐府城<sub>ニ</sub>  
于周州山口雖福原右馬助早川主馬首竹中氏等  
蹈<sub>レ</sub>其后躅<sub>ヲ</sub>各小地而不能<sub>レ</sub>国主大友氏<sub>ニ</sub>繼<sub>テ</sub>大祭故今  
無<sub>レ</sub>御田植御祓御幸<sub>ニ</sub>虫八月十五日放生會之御幸  
独<sub>レ</sub>今存<sub>レ</sub>之比<sub>ニ</sub>按<sub>レ</sub>之<sub>ニ</sub>往古之大祭不<sub>レ</sub>其<sub>カ</sub>及<sub>レ</sub>一<sub>ニ</sub>惜哉是  
事

織部正聞諸州之故事為安國民多者成于新市依  
之于監御殿原厥地平廣而有便舟利商賈又京都  
大坂之歌舞戲竿木戲傀儡師等召市場令成其業  
然則國之商人者調珍物海路之商者乘舟陸路之  
賈者駕馬車來之成市場或近郡隣州之民黎荷馱  
米穀諸物等進市場以代珍室然諸人可互滿心望  
長臣等大喜稱云真市於國則其地之民人大富其  
例三国多焉故府中繁華富贍必之殊七月耘草九  
月苜納之八月其中而農夫餘暇之時也府主大悅

即召府内町長高屋氏示新市事且告于由原山中  
歡喜而到于府城禮謝之于時吉明定市之日負於

七日自十一日至十七日然高屋氏奉吉明之命使府人調書牘告

市於諸州

寬永十三年秋八月二日織部正到于御殿原命士  
卒割市場授府人吉明又神殿之左脇改營假屋時  
府之商工人得其地各成假屋於是攝州京師之歌  
舞戲傀儡師或賣人及諸國之商人等名解纜來府  
内從八月十一日始市賣買万物吉明使家臣濤護

市場聽市之訖，執行仁政，故諸民之群集，逐日增益，  
之同十四日，府主祭府城，使諸士改其行粧，以見諸  
人，到于假屋，此時祇園稅所由原之宮師大宮司乘  
輿，其餘之僧衆神職等，從位官調其衣駿馬，而捧幣  
帛，警衛勇士執盡養善，共行列，而供奉神輿于明府  
主，改衣恭迎神輿於河原，成御幸於假殿，執行放生  
會，吉明詣于神前，祝天長地久，入於假館，至是時隣  
國近郡之黎民，携老幼來于市場，見彼求此，晝夜遊  
戲甚多，市場繁榮，不獲計量，吉明見之大喜悅，而謂

此市場成於海濱，曰名濱之市，同十五日，神者還御  
于本宮，市者終于同十七日。

寬永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津守監檢使永田庄左  
衛門重直病歿於府中，曰吉明使來迎，寺任僧逮家  
臣等，成永田庄左衛門尉重直喪禮於下郡村之東  
山，建石塔其墓。

寬永十三年秋九月下旬，織部正吉明謂，公歲七月  
百合若大臣塚之巨松，抗時聽其大臣之舊傳，民間  
之口實誠欲然，蓋其塚再不成，厥證後世民人必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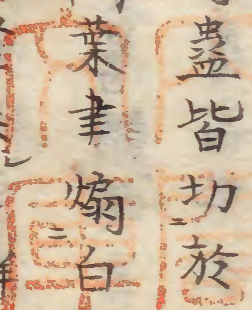
其塚同十月二日使家臣木口与左衛門小倉九郎  
右工門栽培三本勁松於大臣塚時得一之石棺木  
口小倉大驚急告于府城吉明速來教令祭石棺則  
灵骨東首而大異世人竝太刀甲冑既現在矣恭惟  
百合若大臣終焉之地正是實證也城主感慨無比  
此時來双鷹棲林追之去還來似守石棺即年号月  
日城主之自名等精畫之入石棺如舊埋石棺封土  
以栽三本勁松今二本松是也然後不知其鷹所往村民奇之爾  
時城主感心曰予雖受生於東夷奉  
大猷院殿

之許命遠來任豐府城主未歷三暑忽現大臣遺骨  
此奇哉妙哉以是我想百合若官位者任三公武勇  
者長萬夫輒征蒙古速治天下豐安國民可謂大功  
也故不吾忍止以大臣塚守國家鎮神並十月二日  
大臣遺骨現在日也故十月二日永定祭祀日又將  
山者大臣草創舊號寺也日調祭事使丹山師祭大  
臣塚祀天下太平国土安全  
寬永十三年冬十二月織部正命士卒成大臣石塔  
令書石碑銘於丹山厥銘曰



靈骨昭昭 既是現前 功治四海 名舉九天  
蒙古不來 皇風永扇 將軍塞外 世盛國全  
神在不昧 透徹漢泉 處備珍羞 真灵享旃  
積善餘慶 翼子孫賢 至祝至禱 銘刻石堅  
鶴齡千秋 松壽萬年  
府主吉明見銘文不喜曰吾得於府城賜增地者成  
百合若大臣寶殿是時府人稱吉明日為此主再生  
百合若大臣乎  
府城外西北隅冲濱有精舍山云廣度寺西應其地

也夾江林瀕海壖潮音交梵音漁歌錯推歌繚桓開  
圓碩果蒞叢庭栢擎蓋石苔鋪壇不離塵淙之中豁  
位世外之境蓋慶長改曆罹地震洪濤是故傾堂宇  
空席時見佛阜僧來修補之再闢其趾為末院安  
保蹈其后躅自爾宗仙報譽重譽相繼幹蓋皆切於  
諭導矣至第六世玄譽休也漸振宗風門業聿燭白  
氎丹青忽換紫祖琢削於是休也朝香夕燈無其懈  
勒行平日亦好學諸宗深理又相善將阜丹山和  
尚故丹山子常游於廣度山或時吉明招西應寺休



也於府城饗之。又問丹山師素性休也。答曰：山師諱宗昆，號丹山，當郡光吉縣正信菴。芳春之子也。幼而倚洞上，僧勤貞而習文筆，學經昏十七歲，而以父芳春舊交入玉英之室，剃髮受具矣。居兩寒暑，謂英云：某聞諸方浩々地，說禪者皆正法，泐下之尊宿也。不知老師同門何之所參取。英云：泐無異味，奚介彼此信意。好參方公，師乃行脚徧參。後見雲巖祥禪師，撥語投契。及師辭回府，巖付以南化師之傳來衣，回覲英。英時有安岐實際寺，請見師之來，喜謂云：豐後府

城中二禪師，茲君臣待於師。歸久子緣夫在此乎。雖弊院靜閑，莫敢辭矣。便付菴而公師住。菴未幾，學履日前漸成。泐房又曾聞物外播禪師之名。重關奧特之野州見外一見，蓋許焉。及解制，魚之將以泐。師辭曰：宗昆自師在夏了時，回豐。又聞南化真子翫雲，犹在日州。特往參見。時薩州大守嶋津家久聞師名，引見甚重。道能屢而苗之新，以一寺時府之前之城。主竹中采女正重興竊聞之，頻催師歸國。之不師獲，已。又回豐府，然重真唯惜其能，非敢信泐。雖師怡歸。

又惡淹留以故不敢加崇敬是時曰杵之城主稻葉  
民部少輔一通知府之重與無尊敬欲令清引以繼  
清光禪師席府主采女正又適其行因之丹山師久  
道德不廣施之可謂惜哉城主織部正春丹山能行  
太感焉又稱休也歸于寺

寬永十三年冬十二月越前宰相忠直之次男松千  
代命家臣再建加納山西光寺觀音堂故府之巧匠  
等忘其命闡釣繩與剗終其功于時松千代命圓  
壽寺法印寬佐令書棟札銘今明白也以附觀音堂棟木

寬永十四丁巳年春正月織部正吉明屢感蔣阜丹  
山和尚之道徒強請於神護山因不丹山得已同十  
日讓席於上足松院出萬壽寺入於同慈禪寺府主  
大喜即使長臣賀師之入院

寬永十四年春三月城主謂今日遊田浦海濱其故  
時維彌生天晴風和而佳氣洋溢鳥嘯花開樹林可  
久此時不出賞茲何日遨遊哉繇是城主伴于丹山  
和尚自共步行而逍遙吟步于青山郊野中一經透  
迤而石頭碗確頗難鞋步之勞暫踞岩上憇樹陰眺

望遠近逸與轉多片雲沒影層峦鍾秀殘雪消光隱  
潤呈奇萋々芳草纏岸茁ニモナリ翩々戲蝶掠面飛又府主  
自勵踈慵杖藜起陟屺經行漸到於田浦海邊披緋  
纒坐花園金罍酌霞鄂曲高竒嶺響谷忘於是城主  
樂遊之不可言有暫問高崎山故事於丹山和尚丹  
山答曰此山者云芝積山又名四極山昔成日本時  
惟大海渺渺天神將降而沫凝成嶋大和國是也次  
海西先成此山而青芝見之曰號芝積山也二品親  
王守光俊賴卿有四極山之歌然此山多自古猿國

俗見人子少畜量者稱高崎之息以其形類猿也山  
中亦出酒泉嘗府下有中屋氏乾通者或云玄通少極婁單  
祀富於山王權現一日荷酒將賣之浦邊而遇高崎  
之海浦有猿啼石岩之本聲甚哀因乾通往視之猿  
為蟬被狹通謂云汝莫愁我為解之曰進取蟬放之  
猿含喜色去及乾通歸賣酒猿亦來迎于舊之處便  
牽テ通登山上殆ト乎二百步石罅出黃泉指通飲之通  
試一掬便美酒也通汲之家日采享祿天文之比通  
之富為西海第一時于那之商船着岸肥筑薩州諸

處京堺茲諸方商人多會而通未<sub>レ</sub>到則不敢以定價  
直<sub>レ</sub>恐者通若掉頭商事不成也天文年中者至于今  
及一百有餘歲然近歲唐舶皆來于肥前長崎然交  
易之始必用乾通之遺秤云乾通有子云宗悦富榮  
相繼天正之寇乱雖<sub>レ</sub>家貴既<sub>レ</sub>狼藉而餘胤<sub>レ</sub>今犹在府  
内<sub>レ</sub>教家滴々焉其中屋宗悦富盛之時大明国侍教  
主林存選送宗悦書簡曰

侍教主林存選頓首拜

大因望宗越老先生大人愛下

久別

尊顏走侍無<sub>レ</sub>由僕幸<sub>レ</sub>獲机會抵東埔寨

喜得<sub>レ</sub>泰沐上<sub>レ</sub>息許僕掌船到日本国意

欲<sub>レ</sub>收入

望<sub>レ</sub>高<sub>レ</sub>庶得侍教左右奈天風不順姑<sub>レ</sub>收

在<sub>レ</sub>呵久根本欲<sub>レ</sub>登門候<sub>レ</sub>謁但碍<sub>レ</sub>船事匆

忙<sub>レ</sub>不果罪甚々々今日人使<sub>レ</sub>敬奉花幔

壹件以表問安之敬不宣

存選主再拜

如此存選書簡宗悦子孫有之

又此高崎山之東北之岸水際盤石之下有龍宮穴  
潮落則見龍宮穴如赤塗丹旱則登岸上無誦經不  
雨焉元和年中應前主竹中氏清祈雨於此未回  
雨降陀矣寬永之初予亦應府主重與之命祈雨是  
龍宮其夜大雨矣

昔大友氏嘗築軍城於此山頭菊池來圍之翌年孟  
陬二九日聿潰云山上古隍礎石猶歷然于時織  
部正吉明聞之大感設酒筵兼與詩曰

差我海立直衝天 曲折穿登徐達巔

萬嶽千峰皆踞下 九州四國畧窮邊

菊池戰鼓知何日 大友槐宮徒跡傳

最憶乾通求願寶 至今後裔澍甘泉

於是時城主与家臣傾匏樽更酌各沉醉閑吟而其  
樂陶々既而不知斧柯將奮于時丹山和尚相告曰  
日影傾斜胡不歸乎是時府主愕爾而立樞衣乃更  
更前路赴上道四顧新樹含綠殘花猶盛也春光融  
々既而夕陽在山鐘声告暮鳴鳥四散山阿寂寥於

是府主吉明及黄昏歸于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寬永十四年秋織部正吉明詣豐前于宇佐宮神入  
出語曰貴國豐後昔有富人名萬野長者崇敬當社  
真行於流鏑馬其時長者見流鏑馬之舊跡今當社  
之內東宮邊云長者假閣是也吉明葺感之歸于府  
城

或時府人詣見佛山問信譽上人曰吾尋常視無井  
淨入之室可有者無有一於是只小釜一土釜一而  
已今府主及土庶人無不入師者是故淨入使令雅  
建大寺常盡美饌豈無不足乎旣然何乎平日貧乏

而深好不足何哉時信譽答曰古能遁世人無耻惡  
衣惡食無厭霍地弊室只其心渾然天理雖處貧乏  
而樂亦無不在淨入居士者天性髣髴聖人而異世  
人又能似吉田法師之風好無不缺事府人聞之甚  
感心而歸于府內

寬永十四年秋行脚僧來于府內其僧曾善神護山  
同慈禪寺丹山師故入於神護山是僧有文才名城  
主織部正吉明書之即命家臣使其旅僧書府內記  
厥記曰

夫大分為郡也豐州之倚府也洋海障其前河  
水襟其右高山控其左地雖逼西裔舟楫通接  
津四境相遠文牙交接有肥饒之田有魚鹽之  
利殊方之通路往來絡繹海陸之運漕各得便  
加旃其地也四神相應而金城之經營莊麗棄  
目百尺湯池疊石為壁嶮巖之險長城之固相  
茲接延袤百文離委督繩維蝶曲制公翰削墨  
樓臺臨海疑蜃氣揚飛殿入空見雄吻聳奧瞻  
彼水濱北東無際涯千里遠帆杳而不知其旣



之南高西賈問津爭隈舳艫相接水光激灑一  
碧万頃之

雨奇晴好已似西湖鷺鷥翔集游魚出又沒濁  
浪盡乾坤浮眼界平北溟二山西屹而峯崢嶸  
寒岩含千秋之雪如暎如暎岷兮峨兮飛鳥杙  
翅崎兮嶇兮走獸絕跡煙光凝又散白雲斷又  
連其餘之風景不可勝計凡士大夫大廈繞城  
連屬農工商之巨室負郭相聯可謂天造地設  
誠郡縣之雄也境內處々名山亦不少中原靈

神廟貌嚴然而鄉民恭敬如在<sub>二</sub>其左右嗚呼神  
明之在古今不衰而常教言衛是地<sub>一</sub>因之無<sub>レ</sub>真<sub>レ</sub>  
凶歲夫笠結嶋霧者催土御門帝詠四極山之  
月蝟者題守光<sub>三</sub>俊賴之歌木綿山之櫻花者  
入賴氏之吟或詠子規賦積雪者<sub>三</sub>兼此山之養  
譚也何容易哉乎余先是因歌而知此地之絕  
景今也因地以知和歌之風逸凡自古詞人  
子過此國者無不吟賞大概見歷代之撰集不  
其餘得算况於四序之莊觀乎前年豐府之大

大守欽受

大將軍命來領府內速行仁政故府家之寔瞻  
難計然余見此地之勝狀欲寫其佳趣然勞役  
仕途又茅菴之淹留未幾雖不土地知詳受府  
主命不獲辭輒記其二三進順之

其旅僧告辭歸于本州

寬永十四年秋八月織部正吉明辛家臣詣于飛來  
山靈山寺于時寺僧出語故事曰夫傳聞此山者天  
竺靈鷲山之坤隅裂以飛來此州即是也故名飛來

山從往古白猿住于此山或時于山頭現靈光田尻  
七郎高之速登山上拜之即是觀音大士之靈像也  
延曆十一壬申年秋九月日傳教大師詣豐之前州  
宇陀宮又赴肥後阿蘇山之時來開是山即勦力於  
國主草創佛殿安奉其觀世音菩薩靈像即受勅名  
飛來山靈山寺故以傳教大師為開祖吉明叢故事  
感之歸于府城

寬永十四年夏五月下旬織部正吉明詣祇園宮社  
邊而終日遊樂于時祇園宮東五十餘步有松三本

吉明見之奇而即召<sub>二</sub>稅所日野氏問<sub>一</sub>其松之故<sub>二</sub>稅所  
答曰是松坂八幡由原以前之垂跡之神也古有故  
大友親世詣古事大宮司問大宮司委細言上<sub>二</sub>因<sub>一</sub>炎  
大友寄神料代々崇敬異然天正之兵乱宮殿悉破  
城大宮司高山氏流入成後主再無修覆舊地為原  
野然律院村黎民等不松坂宮社迹耕厥地作畑耘  
草因之律院村民人罹惡疾禍災者不少故我父恐  
之<sub>二</sub>監<sub>一</sub>欲為松坂神殿舊地之地使<sub>二</sub>民黎植<sub>一</sub>是松于時  
府主<sub>二</sub>葺<sub>一</sub>之感心曰夫八幡大神宮者日域擁護之神

德其盛乎以是國人內外清淨之敬礼甚嚴然日  
々新也因之及都鄙國郡間蒼山岳莫不有社庶  
矣魏々乎堂々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四海國胞  
之見機實相般若之玉宝人々箇々圓光也猶響  
應声隨形適莫不感應賦與又謂稅所曰真神社  
之舊廢者天下之命令也是故予成再營松坂廟  
於此城主命家臣使巧匠建宮殿於松坂之舊地  
植松數百本於其社境命稅所日野氏成松坂八  
幡之還宮寬永十四年秋八月中旬城主織部正

吉明昏議邑臣飯田九門中村內匠助河合藤右  
衛門植野太兵衛等曰吾既興春日宮舊祭然亦  
為成熟農民五穀欲令行流鏑馬的於春日宮之  
祭祀家臣同焉故吉明召馬醫中川氏求御人中  
川氏來謹言予之親屬住居當州國崎郡竹田津  
井上村以其井上為氏其井上氏常能習御故是  
令成井上氏可也吉明聞之大喜即使馬醫中川  
氏召其井上氏因之井上氏速來吉明命御流鏑  
馬事於井上氏

寬永十四年秋九月十七日城主吉明使舍人十  
人遣駿馬二疋於勢家町命堀川町人民營假廐  
入其駿馬

同十九日春日神輿還御之後於其社前之馬場  
構立三所の于時井上氏盡羨善改其衣駿馬而  
持弓矢自東驅馳馬場射的終七驛於是時諸  
民群集而見御流鏑馬不可勝計

寬永十四年九下旬城主織部正吉明菊之詩曰

東籬花開報嘉辰

和露未來色尚新

凶賞何差彭沃宰

門前唯欠白衣人

寬永十四年冬十月十三日 織部正解纜赴于武  
州江府

同月十五日肥前國嶋原之城主松倉長門守勝  
家領地六万石也有江村深江村布津村口之津  
村上總村小濱村串山村千岩村等之民人破定  
律正法以信邪宗各群交而起一揆城主長門守  
在武陽江府故城兵等大驚使士卒搦捕彼一揆  
之頭入三吉角藏兩人以禁獄

同月二十五日城士馳彼村監三吉角藏之宅中  
事時隣家士民忽發兵殺其檢士於是城中甚騷  
動而急昏議軍事騎馬十五人雜兵三百餘人調  
鐵炮八十挺黎明進深江村小濱村此時民人一  
千餘人出防戰之一揆大半雖戰死不敢屈力殘  
民拒之甚急也故城士等不得之攻拔退籠軍  
墨因惡徒追城兵以勵攻城城中漸而拒之故一  
揆等不得破郭郭各歸舊里又交議曰肥後國宇  
土郡舛田四郎時貞十六歲其性異世人今來天

草大矢野宮津勸邪宗搆一揆因之天草大矢野  
等之民黎七百餘人屬時貞然今以四郎我為大  
將然則自州他國之諸民從之不可疑於是遣使  
於天草請是之事於四郎時貞時貞從之又時貞  
欲率一萬二千人攻拔長崎護軍事

同十一月二日唐津之城主寺澤兵庫頭忠高在  
江戸故唐津之内天草城代三宅藤兵衛急飛檄  
於唐津告曰領地上津浦大矢野等民黎背叛道  
企一揆時唐津城兵聞之大驚同三日鷄鳴使峯

田助大夫馳海陸於晝夜赴武州江府又唐津城  
兵相議而為征惡人黨士卒一千五百人定前後  
軍備同五日卯之時解艘艦之纜急到苗圃木戶  
故天草上津浦等一揆告是事於四郎時貞聞大  
驚止長崎出軍先欲攻破唐津勢即率一千五百  
人進天草上津浦然峯田助大夫到江府白之松  
倉長門守聞之大同章而帰国又寺澤兵庫頭赴  
本州此時天下之大老酒井氏等聳嶋原之一揆事  
大驚受大將軍之命急為征嶋原逆徒相議

軍事、板倉内膳正源重昌大將、石谷十藏貞清監檢使也、及大軍、而使急赴肥前於嶋原。又黑田右衛門依細川越中守鍋嶋信濃守立花飛彈守等諸將皆因江戸之命、各調軍粧赴于肥州嶋原。然亦大老交議、而其隣國之諸將若嶋原急難之時、為令之救急、使檄書飛西海道諸城主、各整兵革、等巨待嶋原急難、故在江戸九州之將者皆悉還本州所。然豊府城織部正吉明未葺嶋原、事渡波濤赴山陸、同十一月十一日到武陽江府、聞嶋原之一揆。

大驚直登城而速拜謁

大猷院殿請急進于嶋原軍場。天下大老酒井氏等干時、老中相議而曰、吉明曾衛越前宰相忠直、是故勿徃于嶋原。吉明天性頗俊、而常使家臣等嗜武術、故葺於嶋原。一揆蓋亦云隣國有欲為先鋒之志、雖然不獲其辭、令命應焉。干時又吉明謂家臣曰、我今聞嶋原事、吾意有先驅、然今如是、因吾心焚蒸、憂恨無聊、亦我有一慮、早歸豊城、若有嶋原急難者、雖不其奉許、命速進于嶋原、震武名。

於戰場而已因亦吉明白言今嶋原一揆之事予  
其之倍々恐豊府津守館事故亟受許命則早歸  
于豊府請護宰相忠直大老因酒井氏等感心而  
即白之

大猷院殿宥命吉明越吉明丕喜整軍士於夜中同十  
言已時起武陽然豊府城之長臣飯田九門中村  
内匠助河合藤右衛門植野大兵衛國友與三右  
衛門逮諸兵等其嶋原一揆群集于本城于時兵  
船之將舟奉行也市橋新左衛門對飯田等長臣曰府

主已在江府所然嶋原之一揆雖士民府内云艱  
州蓋亦衛護宰相忠直故通日還府城決然也遣  
迎舟於大坂可也長臣等相議而曰市橋氏所言  
非不可然城主自癸駕以來考計陸路之日負欲  
昨今既武府爾耳嶋原之兇賊此翅是小事也故  
遣迎船若不還者夫大怒不可疑是故不受命者  
難獲容易遣迎船尔時新左衛門又曰非其飯田  
等命府主其性既絶倫也故聞嶋原一揆事則決  
而不能處於江府疆奉許命令歸城必然也吾可



亟行于大坂。若主人无歸府者自刎而以終命於  
大坂而已。於是中村等無言而應焉。因市橋氏命  
舟首急調事。同日午時發府內之於海。赴于大坂。  
同十一月十二日肥前唐津軍勢千五百人分四  
手。北上津浦。栖本木戸龜川。同十四日嶋原深江  
等之一揆五千三百餘民來上津浦。為援勢。故天  
草惡黨益勇。感同十五日昧爽上津浦之一揆等  
大勢從山之。午中道濱之手等。勵攻嶋子本戸砦  
壘。甚急也。因唐津勢雖震武勇防戰之。被圍大軍

不得敢攻破之。此故唐津軍將三宅藤兵衛先諸  
兵振猛威討取一揆數十人。其軍功難言。于時一  
揆等察其為大將。又大軍而圍三宅氏。甚戰之。因  
藤兵衛雖振武術不能破大兵力戰死。可謂三宅  
氏武力過倫。此時唐津兵士大半戰死。因三宅氏  
戰死。唐津之軍士力屈。漸免出本戸砦。入苗圃  
城。同十六日惡黨等相議。而自本戸至苗圃五里  
其間放火。邑里民屋。其村里之民人皆悉屬一揆。  
然豐府主吉馳。晝夜同十七日到于大坂。然共

不來迎船因之直旅船而縱拖時吉明其怒大甚而曰如何不來舟乎府城夫無人乎豈遲滯哉欲市橋氏智慮在是時未言終忽然而來迎舸孰左衛門謁府主吉明問曰迎船今來之汝來獨乎又長臣遣之歟市橋氏肅荅曰吾進來主人若不歸城者吾命既際嬉哉幸哉今對顏而忽活之此時吉明聞孰左衛門之健言大福而曰善哉々々爾之思慮契我意也巨歡喜即乘移迎船發大坂趣豐之後州府城同十九日之朝嶋原之一揆五千人

來攻於苗圃城々中發鐵炮拒之甚急也故不獲逆徒交白刃退到本志岐然府主吉明晝夜順風而同二十一日歸豐後府城遭監檢使及長臣等精毒嶋原之事又到津守謁忠直歸于城因檢使在府內嶋原軍事每日聞之同二十二日嶋原一揆大勢而又圍苗圃軍壘城兵屢發鐵炮勵拒之因之一揆軍將上総三郎兵衛及士民三百余人中死銳箭於是一揆等敗北而深江等民人與四郎共歸于嶋原時貞居嶋原口之津町之民屋是

故天草一揆等歸于大矢野上津浦遣人質於苗  
圃軍城請降唐津軍將許之至是時天草暫靜也  
同年十一月下旬松倉長門守歸于嶋原入于城  
且鍋嶋之前鋒來于唐子時舛田四郎聞之大驚  
相議諸民欲入于原之古城此城云原之城衆人  
同之

同十二月朔日四郎時貞使諸人荷駄米穀等運  
送于原城又嶋原之城主長門守口之津庫藏有  
米五千斛一揆民人奪負之皆悉入于原城同三

日時貞入原之于古城招万民因之同四日惡徒  
男女三万余人籠于城同五日六日堀城中地以  
其土為城境築地精成軍壘同七日八日結營假  
屋諸民各安之以固衛城中時天草之民黎聞四  
郎籠城大歡喜又再起逆意因之同七日肥後細  
川越中守將使諸兵進天草大矢野上津浦議唐  
津勢征逆徒時上津浦等民人聞之即相議而二  
千七百余人密出舊舍乘巨船三十艘同九日到  
于嶋原入城謁四郎此時時貞具船以一艘為警

衛海路其餘二十九艘皆悉解破之以其船板為  
郭郭屏壁於是城中男女老幼合三万七千余  
人內精兵四十余人是之兵士各曾違公命被否  
資給殊主人支日域之中故再無得領地是故今  
屬時貞調城中鐵炮五百三十挺長鐵炮者滿于  
軍城然肥後軍士到天草放火逆徒民屋又內膳  
正石谷十藏寺澤兵庫頭黑田右衛門佐鍋嶋信  
濃守之花飛彈守有馬玄蕃頭等之諸將到于嶋  
原各營軍館日々昏議軍謀

同十二月上旬天下大老等議而曰松倉氏寺沢  
氏等之諸兵為惡徒戰死者甚不少監慮其軍功  
不可難土民誣之此故亦使軍將松平伊豆守信  
信細監使戶田九門氏繼及諸兵赴于嶋原是為  
板倉援兵也然豐府忠直之監檢使林丹波守牧  
野傳藏是之兩將去歲中冬來豐府監忠直既經  
一年因亦兩將受令命未于豐府代林氏牧野氏  
監津守館時林氏牧野氏昏議而言雖不受許命  
在嶋原隣國不監其戰陳者非武門之素意是故

速進嶋原監諸將戰功於是請軍士織部正織部  
正甚喜即與軍兵故林氏牧野氏急促軍粧登豐  
府到嶋原遇板倉内膳正林丹波守到黑田右衛門  
佐于陳牧野傳藏入鍋嶋信濃守屯監檢諸兵戰  
功之善惡強弱同二十日板倉内膳正石谷十藏  
相議軍事於諸將以立花飛彈守兵士為前鋒使  
諸士攻原城戰爭之邑響天呼號之音動地時城  
中發火炮勵拒之甚急也因之立花氏鍋嶋氏等  
軍士手負死兵甚不少大將内膳正雖先諸兵棄

武勇不得敢攻拔軍壘與諸將共退營日夜議軍  
謀銷日

同二十九日松平伊豆守信綱戸田九門氏繼率  
大軍到豐之前州小倉津同晦日板倉内膳正聞  
之密啓議家臣等曰吾雖不足軍益受公命促大  
兵來之屢雖運籌策計謀未得拔城郭遺恨無限  
旣然松平伊豆守余日來急攻拔惡徒則予再不  
忍武家會文故急起軍一戰功成攻破兇賊歟又  
力戰而死歟吾心在此二事而已家臣等大進曰

吾々尽粉骨速屠此軍墨以安主之心播武名于  
日域受武陽之深感則豈不為生之大幸乎於是  
内膳正與鍋嶋信濃守有馬玄蕃頭松倉長門守  
寺沢兵庫頭細川越中守黒田右工門佐等諸將  
相議而定前後軍備

寛永十五戊寅年正月元日寅時大將板倉内膳  
正使諸兵發教多鐵炮叫割歌以白刃大興合戰  
内膳正先諸將勵武勇將進于軍壘時城中發五  
百余鐵炮拒之故兩軍之鐵炮不異驚乍雷霆於

是時雖諸兵盡力戰中城中銃箭大半死然共大  
將板倉氏無敢恐之恃進于城境將馳入軍城余  
時城内一揆之勇士三重氏金作視内膳正察為  
其大將徂板倉氏直發大鐵炮其銃箭果而中内  
膳正忽死至是諸軍士力屈而皆悉退于本陣監  
計其戰死者手負死兵合三千八百二十五人也

城中手負  
死八十七人

同日酉時松平伊豆守及戸田左門末嶋  
原入軍營諸將未謁伊豆守時伊豆守聞内膳正  
戰死大驚甚歎之且又稱内膳正曰夫勇士之到

軍場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又曰夫孝子身體  
不毀傷全而皈之父母者今內膳正雖似異然共  
戰陳有勇時不可謂非孝子古人者求忠臣孝子  
之門良哉嗚呼哀哉惜哉此時伊豆守命諸將無求  
內膳正之死骸知之兵士其時監檢使林丹波守  
之士名葵藤兵衛此秦氏者生豐府城之西南永  
興村其性頗俊也曾為豐府城主織部正之士卒  
蓋此秦氏奉吉明之命屬林丹波守今在干嶋原  
之軍場其秦氏對伊豆守曰正知其板倉氏之死所

伊豆守聞之急使秦氏及軍士遣陳場求內膳正  
之死骸時城中銃箭屢勵之故秦氏等各持楯板  
拒其銃玉漸得板倉之死骸歸于本陳伊豆守監  
之大喜調喪禮之事使寺僧葬原野成墓又稱秦  
氏武功然亦伊豆守駿馬而監原城之外境慮之云  
急攻是軍墨甚不可也其故此逆徒廢正法信邪  
法具一揆構城郭因之今於日域無可為援兵之  
諸將又彼舊土民而軍益尤愚昧也故諸將等暫  
脫戎衣使士卒守其敵兵各銷日則城內竭糧米

銳箭咸盡然則不忍充黨保軍墨必突出我得是  
時促大兵圍焉塵逆徒可運于掌上諸將同之至  
是諸軍士各居軍館使士卒衛日夜城外之事以消日  
同正月二日申之時嶋原之飛書來于豊後府城  
示板倉内膳正之戰死此時監檢使及城主織部  
正心織部正晉議家臣等云我雖在嶋原隣州護  
於忠直故不能速赴戰場晨昏憾此事時今聞此  
急難徒樂之則非武士之道故吾想雖不從奉許  
命豈壹鬱于府城以費日乎故我速促軍士欲進

於軍場諸臣甚稱而同之於是織部正吉明使諸  
士通夜於調軍益

同三日辰之時率飯田左門河合藤右衛門及士  
卒四百餘兵登府城赴嶋原飾其兵益尽美善使  
府人及領地黎民見軍粧其道中男女行旅觀者  
如堵是時九州諸城主聞板倉氏戰死大駭各整  
軍士急進于嶋原然豊府主織部正之家臣市橋  
執左衛門弟市橋左衛門杉山左近右工門弟  
杉山権大夫此兩人在府城未得資給于時市橋



衛門權大夫相議而曰、我々苟雖受生於武家、未  
得進軍場、今幸哉嶋原戰陳、速往交白刃於逆徒、  
滿生之心望、因兩士急調兵革、同六日起府城赴  
肥州嶋原、豐府日根野、織部正歷陸路肥後、同七  
日到于嶋原軍場、即謁松平伊豆守、時伊豆守制  
織部正云、今貴國警衛忠直、此故自恣而來、此甚  
不可也、可還歸豐城、織部正曰、我在嶋原近國、聞  
是急難、何徒銷日乎、不敢肯伊豆守命、即命士卒  
將營軍、館織部正曾相善、細川越中守故越中守

使兵士急成、織部正營吉明大喜安之、然市橋  
左九衛門杉山權大夫來嶋原、謁吉明、吉  
明甚稱厥兩士、即使市橋氏杉山氏遣黑田之  
營屬林氏、曰十一日織部正與長臣飯田氏河合氏  
等、昏誤軍事、曰我聞板倉氏之急難、不忍處于府  
城、不恐公命速來之、未交一刀、于時伊豆守欲使  
我強歸于豐府、吾何避虛陳、是故明且進馬於城  
中、與惡徒終命於戰場、滿名於扶桑、吾老年之幸  
在此而已、此時河合氏獨甚歡喜、而云無我自癸

府内日再可歸古郷之志故明朝先諸兵攻入軍  
城盡命於四郎時貞一生之慶事定之耳於是時  
飯田氏及諸兵等同之時河合氏自焚熟香薰髮  
毛曰明且何人乎取我首尔時恥可有惡臭今如  
是吉明善河合氏健言甚稱之又使諸士定前後  
軍備命河合氏視厥善惡又宴諸臣及教献衆皆  
曰明朝為冥途之宥故勿論上戸雖下戸豈不勸  
醉平時御教書來伊豆守拜見之速遣御書於織  
部正之營織部正欽拜視之其趣云九州之諸城

主早可赴干嶋原織部正独在豊府可堅衛忠直  
云時吉明雖奮勇猛不得辭君命流淚而從  
焉同十四日告辭於諸將發嶋原經陸路同十八  
日歸豊府城到津守謁忠直且會兩監使兩使旁  
府主府内土庶人賀府主帰城

同月下旬嶋原軍壘乏粮因之同二十二日夜半  
悪黨大勢出城密入黒田氏之營奪取粮米以帰  
於本城是時黒田兵士大戦之為兇徒手負死兵  
甚多焉杉山権大夫力戦而死大将松平伊豆守

聞之大駭使諸將固守諸營  
同二月下旬盲人法師一人出城郭扶杖以赴軍  
館豆州視之即命諸營曰勿其殺盲吾有慮因之  
盲人免死來請降伊豆守宥之耶問城中之事盲  
人答曰城內銳箭皆悉盡今糞空玉故雖成其鳴  
音不敢傷人殊無糧米傷馬食之故城民大疲勞  
因之城內民人欲出于海邊拾於海苔以繼身命  
然其恐守衛海路之軍船不得進伊豆守聞之使  
諸士退其番船因之同二十八日惡黨大勢出海

邊取蚪蛤等伊豆守得此時使黑田右衛門佐細  
川越中守鍋嶋信濃守有馬玄蕃頭松倉長門守  
寺沢兵庫頭及九州諸將等攻入于軍壘放火於  
城郭大戰之甚急也于時兇徒大周章騷動而將  
走東西逃南北伊豆守使大軍圍之誅惡黨又出  
海邊之惡徒大周章泥路滑沒腰埋足伊豆守  
麾兵急擊比皆殺之是時市橋左衛門登城屏壁  
有功林丹波守正監之至此時大將時貞在于本  
城聚妾數十人大宴指酒盃曰吾今日欲為黃泉

之害故今飲酒以終人間之事於之四即時負與  
細川越中守之兵士陳佐々衛門大戰之聿力戰  
而死行年十七陳佐左衛門取其首令見伊豆守  
伊豆守稱之甚當是時惡黨男女合三萬七千餘  
不泄一人皆米焚殺得西海平穩也松平伊豆守  
信綱戶田左門氏經及諸將等赴武州於江府拜  
謁  
大猷院殿而奉許命各歸于領州  
寬永十五年春府主織部正吉明議長臣等曰豐

府前主福原氏領地十二万石而來之速搆城境  
執築于軍壘末其功成半去次竹中伊豆守領地  
及預地合三万五千石而來之精築軍壘移府內  
或修營神社佛閣不其功可勝計然竹中氏雖城  
境三方口成大門末築門樓是故吾欲營東西門  
樓家臣等同之因之吉明以府城東西門樓事依  
天下大老奉大猷院殿許命使家臣及工師等  
成城壘之東西門櫓其功數月而成  
寬永十五年府內堀川町累葉產世井本氏直政

之母法諱妙壽請洛大佛師彫刻千手大悲木像  
奉府主織部正吉明之許余創立堂宇於勢町龍  
祥院裡安置其觀音佛像矣夫彫刻佛像造建堂  
場功德善利梵文所載華書所記也嗚呼諸佛慈  
念千手之靈感福豈唐損耶



豊府聞書六終

